

彭喜盈〈她〉
懶洋洋〈循環線〉
杜澤〈一個意外〉
李淑敏〈畜牲〉
鄧仲思〈狗〉
余雪儀〈龍套角色〉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
心文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一個意外

杜澤
創意及專業寫作三年級

在這間公司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職位分配得剛剛好，需要核對的賬目有財政部處理，該要簽署的文件有行政部整合，而員工的工作時間規定為每天八個小時。他們獲分配的工作內容，雖各有不同，但都是八個小時的量，所以這間公司運作得井然有序，公司的業績至創立以來就一直穩定上升。

這天，公司老闆收到了來自銀行的郵件，內容是建議公司通過上市來獲取更廣的資金來源。老闆覺得上市的動機是好的，但一想到自己將會失去作為老闆的主導權，其他股東亦可能提出會打破公司「剛剛好」運作模式的其他想法。思來想去，老闆的煩惱就增加了。

第二天，在公司的例行會議上，行政部同事指出老闆還有未回覆的郵件，導致自己部門同事加班等待郵件。老闆一想，回覆銀行的郵件內容早晚都會送到行政部進行校對，倒不如在這個會議上將上市一事公開，與大家討論。於是，他將上市想法提出，眾人隨即議論紛紛，各有各表態。一時間，那些在員工內心中醞釀已久的東西都浮現出來。最後由於意見眾多且不一，老闆不顧眾人反對，毅然決定將上市一事擱置，容後再算。

經過會議一事後，老闆覺得自己的煩惱又多了，所以決定給自己放一個假——心理假。這是政府新規定的一個假期，是為了讓有心理壓力的工作者可以好好休息、調整心理而定立的。以前公司的上上下下從來沒有這個需要，因為一切都是那麼的剛剛好。

幾日後，老闆給自己的假期生效了，他在請假那天沒有上班。病假翌日，當他回到公司，覺得心情舒暢了很多，於是他想要做一件以往從來沒有做過的事——走出自己的辦公室，去看看員工的工作狀況。

老闆興致高昂地在辦公室走著。他巡了一圈，發現員工的工作狀態和他在辦公室裡想的不太一樣。公司的營運模式理應是員工都能輕鬆自然地應付的，員工臉上的表情都應該是從容的。但是剛剛他所看到的，卻是員工一臉著急、滿額汗珠。不解的他，走到一個行政部員工旁邊，問道：「怎麼流了那麼多汗？是公司空調溫度不合適嗎？」

「老闆……我們著急，是因為昨天突然多了……是你突然巡視，我有點不適應。」員工著急地回應道。

「只是這樣而已嗎？那為什麼大家都這樣？」

「這我就不清楚了，我們向來都是自己完成各自的部分，互不說話的。」

後來老闆又多問了幾個員工他們的工作狀況，得到的都是些類似的回答，大家似乎都在隱瞞著什麼。老闆回到辦公室，躺在椅子上，想著公司的狀況。明明營運模式沒有改變，一切如舊的「剛剛好」，怎麼員工們卻是一副著急的模樣？難道他們一直都是在壓力下工作著的嗎？

次日，那個回答老闆話的行政部員工來到老闆面前，說自己昨天因為回答了老闆的提問，花了額外的時間，導致下班晚了，錯過了回家的巴士班次，吃晚飯的時間也晚了，就連洗澡睡覺也推遲了，自己睡不飽，就有了心理壓力，想要請心理假。

老闆批准了。

再往後的日子，堆積在老闆桌子上的那些需要簽名的文件越來越高，文件抬頭都寫著「心理假申請」。老闆忙著簽名，一張又一張。直到他看到一封信，裡面寫著一個員工申請超時補貼的內容，理由是曾經的某一天，他接代了老闆放假時空缺的位置……

後來這間公司消失了，原因據說是營運模式有缺陷。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投稿者須附上：(一) 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 (二) 就讀/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 (三) 職員/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 (四) 手提電話號碼 (五) 電郵地址 (六) 郵寄地址 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余龍傑、麥樹堅、熊志琴

畜牲

李淑敏
翻譯系四年級

「咕嚕咕嚕——」

吵死人了！我連忙從床上撐起來，準備要對夢潔破口大罵，才發現那些「鼻鼾聲」不是她發出，是旁邊農場裡的豬傳來的。當初為了省那少少的錢，又想着只是為寫生而來，則訂了豬場旁邊的小民宿，結果又吵又滿是豬臭味，現在後悔也來不及。

「啊！我想回家！我很想念家裡的樂樂！」

說畢，便又開始拿起手機看她家那隻狗狗的照片。每次跟她一起，總要聽她念着她家的寵物。夢潔是個寵物重度愛好者，每次見到可愛的小寵物都說想要養她，順便指責我不喜歡小動物，是個冷漠沒愛心的人。也許她是對的吧。

「妳中午想吃甚麼？」

「昨晚吃的豬肉飯好棒！就那間吧！」

我們拿着畫畫的道具，尋找一個適合取材寫生的地方時，再次路過那個惡臭的源頭。昨天開車到達這裡時已經很晚，這次還是第一次看清那個豬舍的模樣。

其中有隻個子小小、白白溜溜的小胖豬尤為引人注目，其他的豬都是黑黑醜醜的，只有牠似是長在污泥的蓮花般如此耀耀奪目，肥肥的身子在前進時還會左右擺動，又突然倒地翻滾，圓滾滾的漂亮大眼

睛眼睜睜看着我們，好像等着我們來疼牠。

果不其然，夢潔立馬飛奔過去跟牠玩耍，不斷發出聲音、擺出大動作吸引牠注意力。而這隻胖豬也挺有靈性，會順着夢潔的逗弄給出回應，把夢潔逗得樂死。

「叔叔，這隻小豬有名字嗎？」

旁邊在照料這群豬的大叔聽後不禁笑出來，像是在嗤笑她那天真的問題，但他還是回應了。

「我們從來不會給這些畜牲起名字。」

夢潔有點自討沒趣的噁了一下嘴，又扭頭繼續跟小豬玩。而我只是聞到強烈的臭味從豬舍傳來，厭惡得趕忙離開這裡。反正夢潔看來是忘記了自己來這片荒郊野嶺之目的，我乾脆自己找個地方開始寫生好了。

畫了大概半個小時，突然瞥見夢潔捂着口衝我旁邊的公廁跑。衝進廁所間後，連門都沒趕着關上，就跪在馬桶前吐了起來。我馬上詢問她怎麼了，她指了指豬舍的方向。

我連忙跑近豬舍前瞄，看見那種小豬又倒在地，只是牠這次是倒在一片血泊，雙眼無神，脖子上被割開的口子中不斷流淌的腥血有點瘡人，疼得我立馬避開視線。

狗

鄧仲思
傳理學系三年級

我小時候對狗沒有好感，鄰居到村口的士多買外賣，回來時小腿多了個滲著血的齒印，幸好最後沒有驗出瘋狗症。我想：既然牠沒有這個病，那不是代表所有狗都可能咬人嗎？堂哥有養一隻小狗，有天出去溜狗，遇上一隻攻擊性高的大狗，護著小狗的後果是，小腿有同樣的齒印。

有次我趕時間，抄小路回家，一看見幾隻沒有被綁住的狗，我已經條件反射地走回頭路，然而我的動作顯得更加可疑，牠們便吠著向我跑過來，一隻狗的嘴巴，已經貼上我的小腿。終於輪到我了嗎？此時，狗主被驚動出來，我才逃過一劫。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建議牠為牠們戴個口罩，或是綁一條繩。

即使走大路，我同樣與狗有緣分，那是一隻金色的中型犬，只會留在圍內。每天經過那道圍，即使看不見那團金色的毛，我也能夠從響亮的吠聲知道牠就在圍後面。家人告訴我，一旦牠認住了我的味道，便不會再吠。然而從幼稚園到中學，那兇狠的汪汪汪都在一大早為我提神，從沒有缺席。升上大學，我再也沒有聽見牠的汪汪汪，我知道牠離開了，我固然沒有懷念牠的叫聲，也沒有因為耳根清靜而感到高興。

這隻狗消失的同時，我邂逅了一隻白色松鼠狗，牠叫毛毛。那時我開始上門補習，補貼生活費，一按門鈴的瞬間，裡面便有激烈的狗吠聲，我心裡一沉。門打開了，毛毛黏著我的小腿，我尖叫了一

聲。家長和學生都笑了，她們告訴我毛毛乖得過分，我很快便會愛上牠。學生補習時也不會與毛毛分開，有次遇上不認識的選擇題，她順序念ABCD，叫毛毛聽到正確的答案便吠一聲，結果毛毛答對了C。

動物在感到安全時才會露出自己的肚子，可是毛毛在第二堂已經四腳朝天地躺在我們腳邊，我突然便想摸摸牠。當時我心理狀態糟糕得像屎，整個人都散發低氣壓的感覺，以前聽聞過狗特別有靈性，毛毛在那兩小時黏了我至少三十次，學生說牠從來沒有對外人這樣過。

有一陣子我失去動力，可以很久不外出，但我知道這樣不是辦法。我蹦出養狗的想法，因為狗需要散步，我便有原因出去曬曬太陽。但這樣對牠不公平，我應該因為愛狗，與想照顧狗而養牠作寵物。我財政上和心理上，兩者也不夠成熟。

最近家裡裝修，我搬到旁邊的村子暫住，那裡也有狗。一隻在村口，每天都有不同住客餵牠，但每有人走近，牠都會走遠。當人離開，牠便會回來。第二隻在車房，車房的狗通常都很兇，但我每次經過，都看見牠懶洋洋地趴在地上。我兩歲的侄兒天不怕地不怕，蹲在牠的隔壁，就與牠對望，牠的表情很無奈，但仍然趴著不動，唯有當牠的主人回來，牠會起來，與主人抱得很緊。



她

彭喜盈
創意及專業寫作四年級

沿海的街道上都是鮮紅色的旗子，隨著海風搖拽，仿如血浪，而風帶著的不僅是濃濃的海腥味，還有沉澱歷史悠久的陣陣香燭氣，它是如此霸道，促使大街小巷的人都眯著眼。

這是一場久違的慶典，沒有小孩子能抵抗這樣的場合，你不外如是，鼓樂伴著花炮聲響，塵土飛揚間滿地落紅。還記得那年白白胖胖的手如何緊牽著你嗎。前方的她，像是個發漲了的大白饅頭，臃腫的身軀開出了條血路，兩三步便在肉團中擠了進去，那是三四月的回南天，隨手一揮也摸得上的濕膩，讓人煩躁不安。你看她找得一位置便念念叨叨求家和萬事興，求風調雨順，求子子孫孫聽教聽話……她是如此的虔誠，朝著台上的她一跪三叩首。

而小小的你，穿著永遠也不合腳的鞋子看著台上悲憫的她，頭戴鮮花，手持玉如意，身穿如血色的紅衣，點點懸天挂著的香便在她的頭頂，那是長生香，是凡人的心願，高高掛於橫樑壓著她。

你還記得當初求的願望嗎？想要一雙新鞋子。你腿一屈，頭仍沒拜已經被台下的她拉著衣領了，她像是很生氣，口水沫兒噴到你的臉上，又打又罵。

可罵的什麼，你也想不起，或許她只是不想給你買雙新鞋子。你只記得三月廿三煙霧繚繞間酬神戲咿咿呀呀唱的《帝女花》與《十八相送》，只記得五彩風車上的噹噹響，只記得白色裙子上不潔的紅，讓人懼怕的紅。

入夜，你仍在洗你的裙子。

在水裡暈開的紅化作了一張張臉，你看這居然和她有幾分相似，密密麻麻的小臉甚至張開了口有話跟你說。她告訴你，大腳丫嫁不出去。她告訴你，遲早要成為潑出去的水。她告訴你，女孩兒都是不值錢的東西，銀雞仔咪讀書了咪讀書了……你慌得把水一潑，一張張愁苦的臉沖進下水道。

像是從那天開始，什麼樣的不幸也隨即降臨。你的身體開始變高變得柔軟，你的小腹每兩次滿月便劇痛難當，你的聲音在變小力氣也變小，你仿佛變成當初豐滿的饅頭。你知道這是那天她下的詛咒，你只不過是祭台上的祭品，讓人得償所願任意索取。

你看著身旁那個不讓你穿合腳的鞋子，不讓你穿好看的裙子，不想讓你讀書的她在你身旁也漸漸像縮水饅頭，身子也越屈越低了。孕育了七名子女的乳房垂至腰臍之下，一雙腳觸目驚心，居然腳趾快纏在一起不能分開，手也抖得不能握住物甚，仍然在照顧她的丈夫她的兒子……

直至她解脫了，你看著石板前堆如山的祭品，香燭元寶，還有煙霧繚繞間模糊的臉下不過是X氏！她的名字呢？她的名字呢？你看著永遠燒不完的衣紙元寶，你才知道她一直在恨著……

那麼你仍然要怪責她嗎，畢竟她與你乃至我也是被人製造出來的合格祭品，許的也從來不是自己的心願。



循環線

懶會計學系四年級

為何二十年後 郵差送給我 你櫃桶內 用到一半的2B鉛筆
收件人留下同樣的名字 紀念冊的簽名 也不再一致

四年前的舊同學聚會 油麻地 不是黑色的條紋襯衫 但
一隻停留過我手的白紋伊蚊 沒有在棋盤室內消失

喜歡的是阿華田 不是朱古力 是深的啡 或者不是少甜
北京 泡沫滿載的水立方 旁邊 心不在焉 是數五邊還是六邊

索尼W810I 彌留 數個 幾十秒 已讀不回的 無聲留言
閱讀獎勵計畫要借書 但你說要玩左今日的 每日一篇先

卡式帶內 指頭越想轉入 卻拉出的 是過期的秋季旅行
澆水兩次 綠豆在五天 的透明膠杯內 是不是 就會開花？

眼睛沒有近視 看不見 床頭櫃旁 聖誕卡掉落的 螢光貼紙
Twins的死性不改 零八年 誠懇地告誡 你唔覺得好辛苦咩？

長長短短的髮 剪下了一次 球鞋踩碎一地的 卡樂比薯片
而 藍色的 不是天 是一個 一個個 比我盪得更高的秋千

沒有氣力 跑旋轉樓梯 誰故意 將這顆排球從六樓跌下來
熱溶膠片 上面 寫下來的字 敵不過 時代和腦袋的改變

屋上的波兒 稚氣未脫的 和我唱著 四五個連續的歌詞
如果 罰了一個學生 站在班房外面 不如 放他去跑十個圈

紅通通的臉 追上差一分鐘 早一分鐘 晚一分鐘就要走的巴士
也不願 再在 南昌站 九龍和新界 的東涌 等待 轉駁的列線



龍套角色

余雪儀
人文及創作系三年級

今天演一場壽宴。雖說演了這麼多年，但受歡迎的戲永遠不會過時。

七點半開場，我和「媽媽」到達酒樓已經是八點半了。幸好我們不是主演，不然就要被批評為「耍大牌」了。龍套角色也有龍套角色的好處：對主線劇情影響不大。劇情已開始，其他角色已經起筷了，「大伯娘」問我們為甚麼這麼晚才到，「媽媽」罵了我幾句，我演技欠佳，但幸好這場戲不難，我只要隨意應幾聲，這場戲就算過了。

我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細看，今年角色又少了。「二堂哥」和「姑媽」不在。好像是撞了其他工作的行程，抽不出時間參演。

桌上又是熟悉的菜式。剛上菜不久，桌上只有燒乳豬和小炒。雖然現在菜還沒上齊，但我敢打賭接下來的菜式一定是龍蝦伊麵、鮑魚、西蘭花和螺片、蒸魚、雞、鴨、生果和甜品。不論是菜式還是上菜順序，一定都和我想的相差無幾。這是來自演了一場多年如一日的相同戲劇的自信。我夾了些菜在碗裡專心吃飯——這就是我的角色的戲份。

耳邊傳來熟悉的台詞：談「子女工作」、談「子女學習」、談「自己工作」……反正不是炫耀就是「吹水」。偶爾還會聊再遠一點的「親戚」的近況以及憶述往日時光。過了這麼多年，面能熟悉的戲份也能如些投入地演，使我對這些老戲骨十分佩服。我對這些「親戚」的名稱沒有印象，應該沒有和我有過對手戲。可能是在我加入這劇組前的情節了。

長輩有長輩的話題，小輩也有小輩的。在上一個段台詞結束之際，「堂姐」和「堂兄」的目光轉向了我，開始關心我的近況，這是他們角色的人設：作為年長者，要維持現場的氣氛，不冷落在場的任何一個人。一家人吃飯，怎能一言不談？來了，我醒覺到我的戲份了，連忙吞下口中的菜，一邊回想自己的台詞，應了兩句，一邊計數自己台詞餘下的台詞數目。說起來，導演也不是不想增加我的台詞，可我加入的時間太晚了，台詞和演技功底又欠佳，因此只能維持現有狀態。

而長輩們的話鋒一轉，劇情進入主線：聊起「堂姐」的婚禮準備。咦？這倒是新鮮事，想不到劇情已發展到這一步，不知道演我「堂姐夫」的人是誰？想到不久的將來我會增加的戲份，我有些好奇地看向「堂姐」。她面上與其說是為即將新婚而感到喜悅，更多的是對婚禮細節的緊張。演完這齣後，她要投身於另一個劇組了嗎？「堂姐」和我的關係算是在這些演員中比較親近，她遞過來的台詞我也比較容易接下去。一想到以後有機會見不到她，我有些不捨。

「大伯娘」解釋當天的一些事項。不知是那一句打開了開關，她和「奶奶」演一出罵戲。她們大聲吵了起來。邊吵邊翻起舊案。引來了酒樓服務員的矚目。我的家鄉話說得不是太好，加上罵聲刺耳，只能從隱約聽到一些字眼中推斷出戲目內容：「姑媽」今天不在，所以「大伯娘」希望可以「奶奶」把喜餅給她，可能是語言措辭的問題，然後「奶奶」憶述了當年的的一些婆媳問題，生氣了。唉，到底是那位三流編劇想出的戲目？在談論新婚時加插一出歷史遺留下來婆媳罵戰？是想讓準新娘子感受一下，提前為婆媳關係做好準備嗎？還是為以後的戲目埋下伏筆？我不斷揣測著編劇的用意。

勸架的角色是輪不到我這種龍套的，但也不好再起筷了。看著一眾主演嫻熟地中止罵戰，結束這場戲。我才驚覺原來類似戲目已多次出演。原來如此！是加入了戲劇中的經典劇目！太久沒有演這齣戲，我早已忘記怎樣演了，雖然表面神情自若，但內心更多的是不知所措。過了這麼多年，演技還毫無進步，也難怪我現在只是演一個龍套角色。

隨著高潮的完結，也意味著劇集進入尾聲。菜吃得差不多了，只等導演最後那聲「卡」，今天的工作便完成可以收工了。然後我便可以退出劇組，靜候下一場戲的到來。下一場會是甚麼？是〈賀新婚〉還是又一齣〈壽宴〉。這齣〈壽宴〉，演的人越來越少了。不知下次又幾個人會出演呢？反正像我這種龍套角色，也不適合過多談論劇組的未來。

近來腦海經常閃現日本電影《生存家族》（2017）的幾個片段：

——由於停電（網絡流傳的解釋是「核爆電磁脈衝」），鈴木家晚飯後不能上網、不能看電視等等，無事可做，一家四口在陽台仰望夜空。因為沒有光害，結衣（葵若菜飾）活到高中才第一次看銀河。

——鈴木家由東京近郊踏單車前往鹿兒島避難。往關西地區需路經兩公里長的隧道，由於停電，裡面是城市人驚懼的極端黑暗。鈴木家以得來不易、僅餘的糧食，請求失明人士當嚮導才能順利通過。

——小日向文世飾演的鈴木義之，恃著一家之主的身份，以領袖自居，全球停電危機卻屢屢暴露他的不堪（傳神口語謂之「廢」）。大阪通天閣底下，情緒失控的鈴木太太（深津繪里飾）怒吼，大意是：你們（兩兄妹）不是第一天認識他啊……

末日題材的災難片數之不盡，不是極端氣候，不是殞石撞擊，更不是核爆，《生存家族》聚焦人類過度依賴電能，一旦無電可用就萬事休矣。這種由過度依賴、失去技能（或從來沒有鍛煉）而生的災難，令我這個不樂觀的人擔心人工智能（AI）大幅普及和應用的可能情況。不僅文字創作，翻譯、排版、繪圖等等如今都能靠輸入指令叫AI完成，許多同學身處校園，思索人類還需要學習知識、訓練技能嗎？我無意在此討論，也自覺未有足夠視野說甚麼。我不過記起《生存家族》裡，有一幕鈴木義之笨拙地嘗試鑽木取火。

藝術意識清晰、享受寫作過程的人，該不會假手於AI。不依仗他物而完成作品，對創作人而言更可謂尊嚴和自我肯定。我確信今期《支流》的作品皆不經AI，完全取自真實經歷、深刻體會，如〈她〉寫兩、三代水上人的命運，〈狗〉寫圍村裡的群犬，〈龍套角色〉寫形式化、淡薄的親戚關係，都真實得無可挑剔。〈一個意外〉對機構運作、人性的洞見，〈畜牲〉的輕描淡寫，完全不是向系統輸入提示後，AI花一分鐘就能生成的產物。

六、七年前，不加電腦特效的《生存家族》是否警世、好看實屬見仁見智。我喜歡電影中鈴木賢司（泉澤祐希飾）在妹妹結衣舀一匙貓糧放入口的瞬間，果斷割下手機保護殼，剪成碎片用來修補單車輪胎的畫面。